



07222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三

書集序

◎ 四書大宗講義序

是是

是是是是

國家立學宮程以五經四子之書使天下髦士一出於
 是豈顛為制舉設哉道之不明也不能斥說以駁論於
 是歸其指於傳註又或病夫蒙引或問大全諸書之浩
 無紀極也於是學者又約其說於講義緣聖人之言為
 傳註緣傳註為講義其言愈詳其指或稍遠今以一人
 之言傳諸眾人之口自室而堂而階而戶外而國中未
 有不異其辭者取一人之身四體百骸之通貫支分而
 節解之以各名其處以胡越其肝膽說雖井井而其支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一

離扞格者亦不少矣近世所謂講義又率取一二有聲
 帖括者所纂輯奉為宗旨由是學究之流司衡之吏悉
 奉之為令甲尊之為善蔡設有負賴深思之士間出其
 所見不刺謬於聖人論者不以為異講義也直謂之悖
 傳註然則今之所謂五經四子之書直弋取科第之嚆
 矢也其不合者聖人復起或亦莫敢辯之矣尚君韋堂
 少為經師沉酣淳演句研字剔嘗有會於先聖諸儒之
 說中歲懸車益殫蒐校數易其稿勒為是書蓋本之傳
 註旁采講義百慮折衷至於發語措辭神理維肖微獨
 聖人之言即制舉之法強半具是矣或曰是書專為制
 舉不與聖言有問乎曰今國家之功令在是苟舍是弗



學學學學 是

是是是是是 刪刪

從弗行也於韋堂奚惑焉先生服官飲冰既罷而歸家
無長物安得一二有力好事者為之板行以引繩後學
乎夫聖人傳道以言而言不盡意要貴得之意言之間
憶少時受經塾師日所講解明且必歷取其言而復之
十九抵梧子以為其辭不勝紀也冥日反思視聖賢之
言等詬家常鹽米瓌近之語要明其義不惟其辭往往
霧解而冰釋先輩有言熟讀白文數過題義自了孟子
所謂博學反約此其一端也學者有因是而求諸心也
其亦得魚而忘筌也夫

○ 易經揆一序

古今注易者無慮千百家言人人殊要不越於義文周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 序

孔四聖人之指四聖人畫卦繫辭彖爻十翼竭智殫思

而要
不越乎先天之一畫蓋觀於河洛中宮之一而知
奇耦相配三五相參其數皆始於二得一而兩儀四象
八卦於是乎皆備極之三百八十四爻亦無出乎一者
故自伏羲始作一畫之時而確然以全易示人無復餘
事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天地且不能外況於人乎然而
窮幽極眇探賾通類非有涵蓋天地上下古今千態萬
狀不可紀算之神奇則所謂一者不可得而盡故易者
不易之理而實變易無方之義也近世宗程朱傳註頌
在學宮帖嘿家罕通其蘊於是爭尚講義扣盤捫燭影
響支離差得其近似四聖人者出亦不能家置一喙矣

是是是

在中洪子受周易爲文學者宿探索有年簡括諸家易說勒成一編曰易解醒溫陵大中丞曾公見而善之爲之版行已流通數十載矣洪子研慮不已與年俱深又復取舊所已行者增損參校畧雷同之衆解定猶豫於微菴謂之易經揅一眎舊本爲尤善蓋溯其一以逶至於無窮又綜無窮以歸於畫一古聖人先後同揅者洪子實有以窺之殆所謂卽筌蹄而得懸解者哉夫易之爲書萬世文字之祖六經之權輿也故百家詭奇之說無不竊其緒餘而去易益遠程子之言曰易止是天理合乎理則合乎易大哉一言貫之矣洪子少以易名家今年逾八十而好之不衰拳拳以討論爲事其有出於愚山先生文集卷三序

卷三序

三

重刻感應篇輯解序

君子之勸善而遏不善也多方扶誘而悚厲之不盡其力不止至於古人之嘉言懿訓稱道傳誦不厭再三要期於環聽共觀爭相磨治此古聖人樂取諸人與人爲善有不自知其然者也廣昌何印茲先生好學樂善嘗刻感應篇化書廣示後學已見予感應篇輯解歎爲善本偕同志諸君子重刻而黃君某又爲之手書剞劂既平適子過叶江相視欣然出此屬敘予敬謝曰前已詳敘之矣今復何言母已請略述一二舊事余少失怙病疴瀕死者數旣八歲先君子手示一編曰孺子薄福多

病幸而免於殤若無忘此蓋太上感應篇也閩章謹識
之及官京師小有戲渝輒夢神若冕服者厲聲督過余
叩首謝罪神揖之起曰若家世理學能改過未晚也旁
睨其案頭有牙籤錦帙者彷彿見太上二字知爲感應
篇益厲志奉行遂版其書前序中所謂感異夢者此也
甲辰官臨江復取諸書合校爲感應篇輯解署中有古
柏高七丈大合抱南蔭署室北覆庖廚會夏月家人咸
列坐其下忽大風雷自北至折柏如斧截不南仆而西
西正當土垣空處無一人傷者先是之夕內子夢神吏
數十人出入臥內倚柏墻立若有所伺察者予歎曰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行勉之矣日晡乃有折木之異予方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四

執卷據案但聞砉然聲向使從風南仆其不麋於覆壓
者鮮矣豈神實司之而故折以西邪向聞王湘周筮諸
人奉持演說獲應如響或疑爲偶然今乃知其非謬語
也印茲先生聞之喜曰此卽可以序矣請悉書之於乎
不昧其履而沾沾刻書爲功者陋也自稱大道而迂眎
此書者妄也信之眞行之力而樂與人爲無窮者智且
仁也盱江爲明德先生故里講學姑山從學者衆去今
百餘年猶有諸君子樂善相勸明德之風遠矣吾安得
盡與之游以相考德而講業也

○刻思賢操譜序

歐陽子之送楊寘也酌酒進琴以爲愈幽憂之疾釋不

平之心將於琴有得其言琴之哀樂感人形容要眇有聽而忘倦者余嘗夜宿東牟蓬萊閣月明風起海水激噴崖石如孤舟拍浮洪濤怒號萬籟交作感成連海上事輒歎曰此亦將移我情安得伯牙其人者援琴以寫之既還歷下有彭山人者能詩畫鼓琴因人以請曰家有思賢操譜少保殷公僕所刻也音節指法與世傳異蓋雅音也惜火其板請序以授劄刷余少嘗好琴從海陽高處士受思賢操未能卒學今疲於四方之役積其幽憂之疾所爲撫絃動操者不熟於手而未能忘於心將以是愈吾疾焉召山人而山人老矣蒼然抱琴來坐定使鼓之愴然以感穆然以思於是知其音之悲調之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五

雅感人之深而霍然愈疾之速也絲之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故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而思賢操者琴之始事也斯譜之傳於世也固宜山人又言家釣突泉之側泉聲潺潺然達吾耳水洋洋然濯吾目老不自給以筆墨爲生暇則拂琴鼓歌悠然若忘其身之貧賤也蓋將以終吾天年予聞之嗒然曰子蓋聞成連海上之說者乎能如是可以琴矣書以爲思賢譜序

稽古名異錄序

歲甲寅仲冬月朔獲見禹航孫海門先生於寧陽客舍坐語間出所輯稽古名異錄蓋取上古以來史傳所載名氏謚號岐異疊見者萃爲一書用資徵考者也夫前

人有同名錄有同姓名錄不過綜其所同如兩丘明兩
秋胡之類近代陳士元心叔網羅邃古拾其名氏參錯
踳駁者謂之名疑較稱博奧先生汎覽窮蒐又雜采荒
史竹書汲冢外傳緯書路史諸書怪異百出補所未備
前人皆藍本矣間及軼事辨闕誤如倉頡之非史官皋
陶之漁雷澤瞽瞍一作瞽楸人但知其頑也不知其能
作十二絃之瑟免文王於羑里之難者人但知散宜生
不知又有陰競也事非盡出僻書而後生困守帖括束
書不觀間一揆攬如遊廣漠而聞鈞天他如此類更僕
不可勝數先生遠屬余序乃序其畧曰孔子之刪書始
唐虞闕疑也上古荒忽不可考卽有書契而漆書竹簡
愚山先生文集

卷二序

蟲魚鳥篆之文點畫替亂古字多通用轉相承寫魚豕
滋淆所見異辭所聞所傳聞又異辭振古爲然秦火而
後益難究詰周禮山海經尚疑非周公伯益所作其餘
附會杜撰各自名家多與經傳牴牾學者乃欲以一人
之見蒐考三皇五帝以來史氏殘闕之事蓋其難已要
之博聞彊記有神於道其說皆不可廢今有人入貴胄
之家見其宮室罇彝珍怪器物皆爲之目駭心怡況乎
上古之人物姓名掌故荒闕未全者而獲覩於一朝乎
夫聖人存而勿論儒者不知爲恥古之閱覽博物君子
未可爲尠見拘墟者道也余不學善忘所交士大夫姓
字頃輒失記何論往古與之語半日驚其言若河漢也

先生性癖古多購祕本所至荒碑斷碣手自捫錄遇事成書著有孔氏全書孟子外紀四書編年等編將次第行於世

匡林序

記事易論事難論古事尤難今夫州里耳目之事傳述畧殊古人遠矣本末曲折不具見於書持其一端不無得失孔子治春秋褒譏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蘇氏兄弟工於文而富於辨所撰志林古史論或臆斷其可否有無余嘗不敢盡信且夫書契以來賢愚同跡彼此異宜或是或非問在毫釐判若淵岳不有聖人其孰能定之善乎毛子稚黃之言曰載籍博則尊夫經羣言亂則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

折諸聖其書有曰匡林者蓋偶讀子瞻志林有所擬正者也附以雜說小著其爲一編屬余論定夫著書立論有發前人所未聞有正前人所偶失者亦曰吾取其義而無庸心焉故雖原情於論定而不以爲怨抉慝於未著而不以爲苛至於古人行有偏至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難安爲之設身劑量傷其已甚雖使古人復起聞其言亦必拊膺而流涕此所謂尚友也今觀所論春秋魯隱齊桓事多獨見而足以明子臣之義其甚叔段之不臣不弟所以嚴亂賊之防非獨寬鄭莊也於陵背兄離母以廉廢孝弟匡章出妻屏子不以生君違死父而終置其母馬棧下言之有重足悲者夫匡章之孝見禮

於孟子而雅黃惜之非好辯也將以明大倫而通古人之窮也它如曾經駁緯適杜注之牽附於唐宋八家中痛繩安石於近代一二傳人不苟徇可其持論不可具舉余不敢自謂知言其不合者或寡矣雅黃少以文辭名西陵晚而有志於道嘗極論格物之旨磨切學者平生善病不廢書掩關執卷客至罕送迎蓋餘十年矣往時同起西陵諸子麗京旣去爲僧虎臣錦雯去矜強半凋謝雅黃頌影感槩未嘗不嘯呼叱咤欲收千百禳爲崇朝執謂雅黃非與古爲徒者乎或疑以去欲爲格物說悖朱子余曰唯唯否否夫志仁無惡立其本也閑邪存誠修其業也禹謨論道先以人心之惟危蓋已戛戛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

八

乎欲之難去矣近代羅盱江服膺制欲非體仁之說蓋本孔子之難原憲然所謂不行當與去欲有辨夫深之乎窮理必無欲而全乎其去欲莫非理二者得一而畢貫者也嗟夫諸家言格物訟矣觀其會通皆可入於聖入之道雅黃之主是說也亦所以匡救人心與若夫文辭之恢博而雅馴又其餘也它所著書有契書詩辨韻學通指等編行於世

陳總戎戰功紀略序

覽古命世之英多歷試於艱難而後成天下之庸功當其窮蹙困踣幾不得苟活與傭販者伍及功見名立天下以偉人歸之說者謂有天幸要非其智深勇沉經百

折出萬死而不挫則尺寸不能以倖成譬若榱桷松柏
之材天固老之以待用向使其才不勝任則彫急雪而
殞崩崖其不爲槁莖腐草者鮮矣陳公贊伯之以戰績
顯也余舊聞而偉其人頃故人高使君尚孚分巡溫處
二州說溫鎮陳將軍不去口旣相見抑抑禮讓如儒生
語及戰陣間事惟上稱頌朝廷之福親王貝子督撫將
將之能及師武臣之力無一語自伐請至再乃出紀略
一冊夫功業待時而建者也勇略不待試而具者也公
姿岸不過中人生而雄武有畫地爲陣之意明末寇大
擾其先公蒙難憤不共天聚鄉人殺賊殲其渠羣賊必
欲得公甘心公脫身獨走衝虎豹披榛莽飢三日夜至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 序

九

生啖野蕪肩墮智井深穴中伏匿得免可謂萬死餘生
矣然終不肯黃項老牖下轉徙川蜀國家拓定蜀土仗
劍效順累功劄授都督同知僉書公始以敢戰聞久之
部補協守杭城會滇閩構逆溫處連陷金與衢且剝膚
督府大中丞李公謂公才可大任親王貝子試可決策
推轂一二歲間大小三十餘戰卒復溫處而綏靖金衢
遂以總兵鎮溫州當是時賊衆所在數萬東陽義烏之
間蠶食豕突而金衢故浙西門戶也溫處又所以屏翰
金衢而閩海之衝也公料敵策勝於處則先奪桃花嶺
於溫則率其子紀先破石塘皆二郡最要害處要害旣
奪迎刃節解二郡遂平公旣負勇敢戰數以寡殲衆直

搗中堅或仿陰平入蜀故智騰鳥道繞出山背皆身先士卒或免冑冒矢石大呼而入間手舉一礮摧鋒折纛應聲而倒賊望之披靡呼爲陳鐵頭及其師旋則又以身殿全軍無恙昔人有言使遇高帝萬戶侯寧足道哉提聞天子大悅於是以左都督加世職有一拖沙喇哈番之命公感涕霑膺未嘗不追痛出萬死而重被國恩也客請書其本末乃略紀之以勸有功以示後裔且誌諸王督府之知人善任使也功臣宿將多漁獵子女玉帛以侈娛樂公懲念少賤此儻不置歌兒舞女戢部曲無淫掠又多方從它將贖釋俘婦於戲豈非所謂智仁勇廉者哉余重公之爲人欲就公談悉具列戰功備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十

國史闕遺以遺歸不暇請爰敘其略如此

池州府江防同知汪公崇祀名宦祠錄序

人臣服官受事有大功德於民或爲王事死者皆祀之禮也身卒於官而一時士民父老齋咨涕洟若奉考妣祠祀之不容須臾緩此尤有入人之深者君子於是歎汪君雲襄之死爲不朽也雲襄湛深文學由內閣典籍中書舍人出爲池州郡丞三年以督解滇餉抵貴州安順道病死郡人聞之雨泣嗚嗚作爲謳思哀輓之言彙成大卷又合辭請祀名宦附諸瞽宗嗟乎汪君何以致此先是在中書余見之京師於時夙夜在公校理祕閣羣籍罔有缺遺議謚撰文惟謹無敢私天子嘉其能

數被寵賚及佐郡池州灑然清立不索民一錢而賑凶
飢贍寡士惟恐不給有所承讞令兩造自赴不以捕擾
民家故饒益以守官廉惠致中落巡撫大中丞徐公疏
薦治行第一進官一級會滇餉告急選才督解僉謂非
汪君不可君慷慨奮身往而滇黔方用兵虎穴羊腸役
夫匱乏寇盜伏莽道警則相顧無人邑又會暑月瘴雨
鬱蒸勞不得休息遂以疾客死黔中嗚呼痛矣以雲襄
之學行既不能優游館閣大展論思密勿之才又不能
專城秉節爲國家當一面之任乎佐太平而崎嶇烽火
畢命萬里無人之境天之生之也亦獨何哉夫朱邑爲
桐鄉卒告其子曰我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奉祠我今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 序

七

池州太守喻公旣厚治其喪其孤斯善復能奉其櫬北
歸而池人之奉祠當與桐鄉等余備官吏局流涕而書
之將以告後之傳循吏者

平山堂詩記序

士乘時奮起坐制一方其豐功渥澤必有淡諸人心可
垂史冊者而後其登望遊讌之所使人誌之不忘及其
蹟之將湮也又有賢者慕而新之作爲詠歌而善政流
風亦因以並存揚州故無山而平山堂特名以歐陽公
也范文正公與歐陽先後守揚而歐陽較著以其作堂
觴客於此又有于瞻太虛諸公往來賦詩故其傳益在
人耳目自宋迄今不知興廢凡幾而忽爲浮屠之宮地

蓋前時用兵處震盪摧墮以至此也今殘鋒斷鏃時時出土中而第五泉以供飲馬久矣金公長真拜命守是邦汪蛟門舍人輒請復堂之舊會師旅踵接太守日夜籌芻餉繕戎器不給逾數月稍休乃出私錢爲之堂成置酒四遠賓客咸集曹侍郎秋岳首爲長律五十韻屬和者二十餘人一時江南北傳盛事金公顧謂坐客以宣城施子不與爲恨已又寓書招甚力余未能往也今年過金陵公遷秩副使已半歲而平山堂詩記哀然成集余謂以太守爲山堂餘事耳公之拳拳於斯者蓋景慕歐陽之遺烈因是以如見其人士大夫之競爲詠言者亦以今太守有合於歐陽非獨觀遊之美也桓宣武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 序

七

九日與孟嘉輩宴龍山至今山藉以顯羊叔子登高歎望自思磨沒無聞而峴山碑尤使人墮淚吾聞金公受事時兵警海至郡人洶洶而公寬和沉靜拊之不動聲色卒以安集郡戴其德吾意它日登此堂殆有泣感其流風善政如羊公之峴山者乎士不垂意千年而偷取旦夕甘與腐草同氓視此奚若後之君子倘亦樂聞其風與

續蘇長公外紀序

余多病寡權以讀書爲臥遊嘗取古能言之家有得於筆墨之外者以文則蒙莊司馬太史蘇端明以詩則陶靖節王右丞李供奉韋左司白香山以記則柳柳州皆

誦之超然冷然可以解憂可以愈疾然合論數家或有
獨請無兼長求其旁見側出嬉笑怒罵各極才趣自有
文人以來子瞻一人而已子瞻才冠當時不自檢束譏
呵程子未免爲大德之累及輾轉遷謫瑣尾於嶺南瘴
厲之鄉濱死而後返其所爲文乃益奇其書畫筆札言
語之類往往散落於人間盈海內外無所不屆殆非遷
謫不及此詩雖不逮唐人而古體長歌多非烟火人語
當時朝士嘗舉以方唐李白神宗曰白有軾之才無軾
之學其見推如此崇觀間以黨禍詔毀其墨跡禁其詩
文而禁之愈嚴傳之愈盛士大夫以不能誦坡語爲恥
蓋其令名大節見於朝廷被諸天壤者旣已炳然如日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五

星而其餘技雜見又無所不工故其流風爲天下所愛
慕至於片言隻字寶貴之不衰此得之天授非可強而
致也王元美自負子長相如客有以長公擬之者笑而
不答晚乃摧心屈服坐臥不釋手謂天下未能見公之
全也集長公外紀十卷播拾殆盡今會稽徐瑩公好學
博聞又取元美所遺散見於諸書及後儒所語及者爲
續外紀十二卷嗟乎蘇氏之書家有之卽增此不加益
而學者掇輯不能已何哉蠹魚三食神仙字爲脉望持
以望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讀是書者譬如仙
廚酒饌非世所有其所棄餘食之皆可仙去未可與世
之吞腥啄腐者言也

詩原序

有適燕而南轅如粵而北指者衆必笑之曰若迷於方也守溝瀆而忘海若汎黃河之水而未溯乎崑崙君子又笑之曰是逐流而昧原也今之爲詩者類是不殖學而務塗其辭不已出而事剽賊不尚論遠采而一二近今是師是詩盛而愈亾也唐虞之賡歌商周之雅頌古之人未嘗學爲詩也以聖賢之辭出爲聲律之言藹然爛然以通上下而洽朋友播之樂章則天神降地祇出鳥獸以舞風雨以時故太史采詩以觀政治辨貞淫孟子曰詩亾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亾春秋不作可也詩之用宏而原遠如此非不學無術之所能爲也夫人之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四

哀至而哭樂至而嘻智愚所同情也今使庸夫牧豎抵掌頓足言悲喜之狀終日無足聽者賢士騷人筆爲史作爲詩雖累千百世人讀之無不起舞長嘯或烏烏然泣下霑衣其言至而情出也二百篇以下屈宋蘇李曹劉諸家之作苟可傳者皆是類也人各有情而非賢士騷人不能道何也沐浴芳澤者言馥郁於蒹蕩懷抱古今者聲流被於金石自然之勢也後漢魏而雄於詩者莫如子美其自敘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故樂府五言諸體不爲擬古之作卽事命篇意主獨造而學集其大成以是爲不可及夫古今之勢不同風雅頌已不相襲而殊塗同歸自漢以來善作者大抵善述之流也

蘇子瞻嘗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是矣今吾友見山編輯詩原首毛詩以正其始次楚辭以綜其變次選詩以峻其體次選賦以博其材次唐詩選以嚴其則詩賦之選不盡於昭明于鱗而特從其本志約也且取選體詩賦編次人代如列諸掌顧子才富而學有本其知所先後如此余少好誦詩先君子命之曰書稱詩言志歌永言先之以直溫寬栗孔子刪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詩之大原其在斯乎發情止義深思而兼蓄之嚴擇而善變之母徒爲優孟之衣冠則幾矣

續宛雅序

宣城以謝玄暉著名而宣之詩人恣漫莫考率就湮滅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五

禹金先生取宣之能詩者無慮摺紳布衣始唐人迄明萬曆景而存之名曰宛雅其言以采一方之書異核諸家之集核欲其嚴采欲其備蓋志恕也然已洋洋一國之風矣萬曆以還又將百年作者雲興視昔加盛余又慮其紛而將逸也同里蔡子廣搜而嚴拔之屬余論次余芟之者十之三人之者十之一是爲續宛雅踵事增華不怠舊也旣以命梓人乃廢卷而歎夫晉乘魯史人專典冊鄭歌衛什國紀風謠亦各存其地也網羅放失有美必彰宜先土音然竊自悲悼文人騷客以一生之智慧畢能竭慮磨精耗神焦髯髮槁朱顏憔悴苦吟求不朽於天地之間及其溘焉澌盡化爲飄風百不傳一

又或連篇累篋不如單詞之歸存紆組飄縷不若帶索之遺響至於浮屠方外女妓之流無意於傳往往見稱蓋不可以勢禁而力致其幸而傳者又充棟盈牀卒難省覽如漢魏百家詩紀所錄文選所收皆文詞之淵岳風雅之僑胙也近世士大夫得舉其名誦其言者鮮矣況其爵里平生乎又况窮壤僻邑之殘編乎而吾儕區區乃欲采一方之言成一國之書冀以傳之將來豈不戛戛懼哉雖然我兩人之志則苦矣其曷可不一言使後之君子或得之山巔水涯之間又復延頸望古而長歎也

龍眠風雅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六

潘子蜀藻以文辭名江上多所輯撰間蒐其鄉先進之詩若干卷曰龍眠風雅寓書以示施子其言曰誦詩而見其人以是爲尙友集一鄉一國者先土音也余觀孔子稱述夏殷而歎杞宋之無徵傷文獻之不足蓋古史竹簡漆書雖以帝室天府之冊紀載未詳而殷之遺風餘烈後世猶見一二於商頌然已亾其七篇矣詩託始國風漢廣江永見於周南而楚大國無傳會不得與邛郫曹檜比豈以荆蠻擯楚而不見采錄與抑太史采之而地遠多故旋闕逸不存與三代以下太史既不采詩以觀風俗考政治於是有迹熄詩亾之歎而風雅遺音不終絕於人間往往剩詠殘篇垂耀簡乘則存乎綱羅

收輯之人蓋得其人則傳不得其人則廢唐人選唐詩如河嶽英靈國秀篋中等六種所存不甚多而傳之至今杜清碧之谷音集元裕之之中州集亦錚錚焉蓋全集繁而易失逸本合而易行也潘子之爲是書也例仿河嶽英靈人敘崖略詩拔菁華其間有闕者摘數語附見嗚呼桐城故望國昔之作者更閱數百年盈尺之書強半爲鼠蠹噉盡鄉里不記其姓字子孫不能舉其緒言一旦揭揭焉若引星辰而聯珠貝甚或軼軻老窮巷貞人義士存其隻語單辭可歌可涕所謂羅遺文於既墜發潛德之幽光雖限以韻語不過一邑之書而知人論世殆與汝南先賢襄陽耆舊相伯仲矣余聞之父老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七

江上人物蓋稱一城謂桐城宣城也吾宣之詩盛於宋不乏繼起明隆萬間梅禹金先生輯有宛雅一書其後作者彌衆吾友蔡君大美嘗見約爲宛雅續集會余視學山以東大美又老病造次卒業其書不大顯而潘子乃獨以風雅張龍眠余何敢望潘子哉詩有之曰維桑及梓必恭敬止余雖淺見寡聞願終有事於斯矣

快閣紀存序

古道之罕存久矣其發乎文辭咏歌者古人之餘也歷歲旣久亦往往不存於是知僅存者之爲可惜也西昌之快閣蓋登望江山之所而說者以爲古也以黃山谷先生重也從而祠之歌咏之邑人劉鴻爲輯存古錄四

卷紀祠閣廢典祀典碑碣之屬今其書缺逸過半欲求
殘碑斷碣而閣已數燬蕩焉無復存矣然則人之務爲
文詞以壽金石者不亦惑歟刪其煩附謂之快閣紀存
古人往矣亦何古人之繫人思一至是乎

蕭江倡和集序

古人之久於官者多喜山澤游豈非其性所耽悅哉稽
生言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則必放乎長林豐草矣歐陽
子在官作亭陶然意得於山水之間又何以云焉始予
官山左叔父家居爲一閣曰待歸蓋憂予善病不善官
也而予未能歸秩滿數月未暇一日臥閣上又移官湖
西郡爲臨江地踞山阜署中木芙蓉始華出檐側丈餘
愚山先生文集卷三序
天
爛若霞舉予稱之曰芙蓉屋久之作就亭已愚樓又成
皆因舊就簡取便山川工不逾旬役不滋費人言踟躕
我獨相羊客至則觴焉主客醉歌留詩屏壁雨蝕風披
殘帙過半一日命童子帙其僅存者爲蕭江倡和集或
曰是其流風遠矣卽異日亭閣廢而書存山川無恙不
猶之今日乎雖然是又適人之適也吾知吾適而已他
何計焉然予病久未能歸憂且老矣豈所稱仁智能樂
山水者哉

練中丞金川集序

中丞練公集凡三鏤版茲復爲版行之以往者木朽工
窳文字脫誤也集本二卷後人取檄移故牒附會煩蕪

屬友人爲之彙括存雅馴也刻之者知淦事高君以公故淦人官斯土者之事也集旣成序曰於乎中丞之事世莫不知其鄉之樵夫牧豎具能道之余庸何言當時坐公難死者百五十一人謫戍三百七十餘人其受禍也烈滋累也多然未及百年郡丞王佐觸冒忌諱收輯遺文以俟表章其後或立祠血食或遠求苗裔淦峽交爭以公爲邑重公之後裔一自自德興一自自長樂若造物者爲之位置有司爲復其家俾奉俎豆是何疾風震雷摧折之餘人心嚮慕感動勃然若江河之不可遏與夫義有分定事有難言齊黃諸公任用李景隆喪師僨事公旣廷爭請誅景隆及紀善周公是脩等指摘政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九

府他人猶疾其詬厲公引咎曰國事至此尚怒言者乎度公之心非徒視死如歸卽九死尚有餘痛余讀史至此輒廢卷失聲不待其裂背天門舌血書地而後見其氣吞日月揮斥雷霆也公嘗謁余忠宣祠慷慨以國士自命蓋其志趨已早辨矣世以謂死事諸臣自洪宣迄隆萬雖蒙赦宥未加顯諡爲義士所憾至今入其祠過其里指其墟墓皆歎息流涕稱爲練忠貞亦烏在乎易名之及與不及也悲夫悲夫公爲文炳朗朴茂並散逸十不存二三自言嗜太白詩觀其玉山東山諸作往往似之向使無革除之難簪筆論思黼黻太平盡發其所蘊積累編纂豈不卓然成一家哉公旣不以文重而其

文不可磨滅故釐正成書附以遺事使後之誦且讀者得以尚論其人焉此予之志也夫此予之志也夫

重刻何大復詩集序

吾友金長真以比部郎出守汝寧蓋何氏大復之鄉也因取其詩讎定而重版之寓書屬序觀其所論既推高之出李上又引康德涵稱其文有相如子長之遺惜世無知者於信陽可謂功臣而此書又久行蓋不待余序也古人稱詩莫尚於六經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曰穆如清風曰其風肆好記稱溫柔敦厚詩教也於乎蔑以進己風雅遞變義歸正始率多清明廣大一唱三歎之遺音焉明正德間李空同虎視鷹揚望之森森武庫學愚山先生文集卷三序

者風靡固其雄也大復起而分路抗旌如唐之李杜各成一家雖嘗貽書辨論不相下而卒以相成至今稱何李當時又有高子業與空同並居汴中倡和希闕獨爲清疎間遠之作視大復稍亞抑亦振古之士不隨人踵者也昔人目謝詩初日芙蓉自然可愛余謂惟大復不媿此語及其深蔚警健未嘗不泉涌而山立嘗考其世當劉瑾用事時大復官中書舍人名藉甚亟謝病歸瑾誅薦起復以中書入直內閣掌制慷慨上封事指斥宦官貴倖聞者咋舌幸而不及於難其憂時抗節厭進喜退可謂獨立不滓者矣年未四十卓然成一書垂後有得乎風人之指其或孱而稍懈於古蓋多少作向使及

空同之年手自編定其伯仲更不知何等至其所謂詩弱於陶文亾於韓錢東澗嘗力辨其非蓋文人矯枉過當有爲而言也長真旣盛推其文而茲集又專行其詩其故何與余嘗涉河洛登嵩高將求大復之故里而憑吊其遺風以距大梁遠不獲至聊序其集以致余尚友之懷要其詩之定論久矣

重刻陳蝶庵先生詩序

郡太守於漢爲最重其時辟官屬典兵刑境以內太守得專制然所謂良二千石者不在武健嚴酷而在撫柔其民也近世吏道多雜專務擊斷以浚民生民困滋甚有能稍稍休息治以寬大簡易之風者如去霜雪而挾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三序

三

重續如出湯鑊而濯以清冷也矧其文采風流有不盡於吏事者與吾寧郡當順治酉戌間國家新定江南四郊多壘東討賊而西獻俘郡中騷然多事吏或捕民爲賊戮其人漁其所有可恣所欲爲而西蜀陳公蝶庵先生以名進士來守是郡釋不忍問訟獄衰息間置酒引賓客痛飲北樓爲長夜之驪或謂公沈湎不事事或曰公始有不平於中託酒佯狂依隱以玩世者然賦詩喜客若忘其官與左司之守蘇坡公之守杭略相似或勸其稍積官橐公咄曰我抱書數千卷足矣安問錢爲未幾去官客死於蕪江今二十餘年而肩子貧落舊所刻書籍散亾求之於蜀皆無有先生之風流幾盡矣更

數十年後將誰復知先生者今菊水張君謫仕郡幕乃
蒐得其詩而版行之張君蓋公之邑人閭巷相接其舅
氏朗仙又公之甥也用是相與校讎刪輯以存十一其
用心良厚矣公爲詩援筆立書奇詭閒出雜以滑稽不
肯繩墨古人丙戌秋余初濫鄉舉嘗以詩謁公公出所
著史記學風輪等書見屬以余爲賞音而宦游吾郡以
詩名者故無如謝宣城李供奉公酒酣時客舉謝李以
況公公笑而不答蓋其跌宕自負類如此今遺詩旣刻
余敘其平生以髣髴其爲人若其詩則已見於集矣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四

詩文序

灌研齋集序

司馬李先生古文雜著數百篇藏之不示人次君孝廉
維饒懼久而軼也刻行於世是爲灌研齋集記曰君子
行有枝葉言無枝葉非獨尚質也蓋不徒以文也先生
之文以其鄉歐陽公爲法不務棘其辭而紆徐條達讀
之使人欣感可謂懷文抱質者矣當王文成撫虔時以
道學鳴江西吉州士大夫稱最盛先生曾大父株山公
嘗與羅念庵王龍谿諸公往返論學及先生以鄉忠介
公爲之師忠肅公爲從大父所爲切劘於學者積有歲
愚山先生文集卷四序

卷四序

一

年又自行入銓曹以躋九列與名公卿交游議論相上
下先朝之掌故四方之山川風物前賢故老之嘉言善
行多日記而心識之余講學青原白鷺間先生至自南
州辨論折衷慨然謂先賢盛事賴今以不絕嗚呼道之
中衰久矣余何敢望前賢得一二薦紳先生老成負偉
望者爲之稱引舊聞使後生小子相與歎興不可謂無
助而是時吉水彫弊土滿賦逋爲長吏病先生以父母
之國求所爲安全者以百計往往言之齋咨涕洟仁人
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先生雅愛山水旣高臥不出則
治小園於宅之西偏與朱夫人賦詩相屬次君孝廉又
善文辭不出戶庭而有巖壑之觀近在房幃而兼師友

之樂先生以是全其天矣宜其言之優優而自適歟余數過園亭爲永日之遊輒援筆而序之先是嘗得古研如黃玉識者寶之以爲灌英廟瓦故以名齋其詩有石園集及與夫人倡和者另爲集若干卷

熊少司馬遺集序

司馬熊公雪堂先生卽世之明年余以事至南州入弔而哭之長君芋僧季春卿屬叙先生遺集已具舟東下二君追予澣次復以爲言余病不能作旣別臥舟中數日寤自念曰生而敬之歿而哀之獨無辭以附其遺文如生死義何先生自少以才鳴於時所爲古今文章自簪纓及縫掖無論識不識皆能道其姓字其撰著頗汗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二

漫三四年前悉畀陳子伯璣刪次爲大集剞劂以傳自是之後觀其意稍倦於文筆矣而世之慕悅先生者爭欲得其一言彊之不已故卒不能辭多於頌美之外馮憂時憫俗之懷至其單詞短語風蘊清遠往往可誦白先生視之要皆其餘也先生起家縣令爲銓司不數轉洊歷少宰官不爲不達通籍貴人日候於馬首希望顏色者屢跡競進而自處跼踖若不能安其身引疾家居臥將十年不爲起久之徵拜少司馬部牒敦促再四始力疾行至京師不朞月復乞骸骨歸嘗語余曰吾拙且老矣厠足公卿大僚間自顧澗迂多不可人意筋力不任走趨實不敢塞賢者路非薄官也家南州郭外憑江

構綠波樓坐對西山以詩書爲朝夕意所悅可手自疏
錄小楷如毫髮一日多或十餘紙終其身不作一草書
蓋先生之勇退而好學如此余故拙宦善病先生過許
爲賢及歸自湖西留連贈答不能已今先生之詩在篋
而其人往矣能不悲哉

江雁草序

古未有以詩爲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史重褒譏其言
真而核詩兼比興其風婉以長故詩人連類託物之篇
不及記言記事之備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然作史之
難也以孔子事筆削其於知我罪我蓋惴惴焉昌黎爲
唐文臣起衰敝至言史官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引左丘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三

明司馬遷及崔浩魏收等爲戒子厚深非之往復辨難
不相下史之難如此詩人則不然散爲風謠采之太師
田夫野婦可稱咏其王后卿大夫微詞設諷或泣或歌
憂憤之言寄之萋楚故宮之感見乎黍離吉甫以清風
自稱孟子以寺人表見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其用
有大於史者風騷而降流爲淫麗詩教浸衰杜子美轉
徙亂離之間凡天下人物事變無一不見於詩故宋人
目以詩史雖有譏其學究者要未可槩非也至於胸中
鬱悒侘傺卷舌不敢盡言旣言而不敢盡存若以爲飄
風驟雨之颯然過而不留也斯其志抑已苦矣予未獲
見少宰熊公容武林從陳子伯璣得江雁草蓋少宰自

定其平生之作。歲存數篇。磨而成冊。其時其地其事其人。皆可以指數。有史之遺意焉。而幽憂抱疴。屢疏乞骸。骨堅臥不起。陴側嘯咏。無可端倪。其古風人之旨耶。然先生之自序。比於空江雁影。須臾都盡。嗟乎。是其心可盡也哉。

陳徵君士業文集序

豫章稱文詞家甚衆。其尤工而未遇者。吾愛徵君陳士業。萬茂先徐巨源數人。自少時已聞其姓名。而讀其文矣。及官湖西。茂先巨源已死。惟士業先生獨存。與之交三歲。而士業又死。子哭之哀。惜斯人之難得。易失。僅存而又亡也。嗟乎。徵君余尚忍叙其文哉。文者道之見於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四

言者也。本之茂者。其華盛。學之勝者。其言富。近世淫靡於文。浸刺謬乎道。德或擬議。剽割心知其然而言不能盡吐。無磅礴汗漫之勢者。學未足。氣未充也。士業之爲文。不務詭奇。不俟蒐討。修飭而油然沛然。敷陳畧盡。蓋嘗以賢良徵於朝。謂宜珥筆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卒不大用以州縣免歸。其學不究於時。率見之文章。所爲忠正發憤道賢臣義士之行。嘯呼歌泣。若草木之於春。勾萌畢達。若淒風驟雨之於秋冬。窸窣喑鳴而不能已。非其有本者然邪。天下以文人目士業。而士業之志。若不肯僅以文人名。此其所爲慷慨而不平也。往過予臨江。晝接賓客。夜屬文燭。跋而就竊。怪其敏給。又酷嗜余文。

余間以文相可否則謂文以載道而氣行乎其中如黃河怒流破山走石而莫能禦也豈必句繩字削哉其立論如此欲以序吾文子亦許爲其序會有文字戒輟不卽爲使知其止於是也子兩人亦何憚不言哉始子發南州而北士業病數月矣執手恐不復見比子還而其病已亟扶杖出拜訣且屬以其遺書越三日死矣嗟夫徵君之書卽無待予言予又烏能已也

邢孟貞宛遊艸序

往余癸未春讀孟貞詩慕之過石湖與之遊已孟貞兩過宛陵必造余雙溪信宿甚驩孟貞貧故抗直其論詩不善媚人余獨心是之故樂爲余言且以告顧子與治愚山先生文集卷四序

五

曰施子貞詩人也又數年余交與治甚驩孟貞老益躑躅旅食白門余間從與治所一立談輒別去鬱鬱不自得今年冬余讀禮家居貽書招孟貞與治遲十許日與治以事不果孟貞獨棹小艇至則衰鬢皤然幾不相識又脾病不能強匕箸惟噉糜高臥客至則舉手如起者彌月余亦患寒嗽喘息益急輒相對無一語嗟乎余交孟貞十年握手不數四而孟貞已老病世嘗謂詩人少達而多窮不知其易散而難聚幸而聚焉必有一二人不能俱又且使之憔悴呻吟跼踖無一日懽何天之窮詩人者如不我克也然主客旣病門庭間如聞苦吟出數語一時同志者屬而和之用相娛樂孟貞之疾其庶

有瘳乎遂命刻之爲宛遊詩集

邢孟貞詩序

吾友邢孟貞卒旣哭以詩又爲文祭其墓皆悲孟貞以窮死而悼其書未傳於世蓋將身任劊劊焉此故余與孟貞平生之言也及抵石城晤杜子于皇顧子與治語及孟貞輒愴愴已而擊節稱快言倉曹范正解俸板其詩旣成逾年陳子伯璣又板其所遺者若干篇論次尤鑿鑿自石城貽書歷下曰君雅善孟貞蓋序之余發書流涕倉曹平生不識孟貞其義至高陳子布衣倦游無所依顧篤好孟貞惟恐其一言之不傳於世陳子之於朋友何如哉楊雄著太玄時人無知者獨桓譚歎爲必愚山先生文集卷四序

木

傳曰使後世復有子雲必好其書唐之詩人子美蓋代身没近百年其集始盛行今孟貞死未踰年江左之士識與不識皆能誦其詩又有如范正陳伯璣者集而傳之豈不真知已哉孟貞生於石湖爲諸生數年斥去迸力於詩身旣無用拾湖中菱芡菰米不自給嘗旅食吳門南遊甌越轉徙金陵北固之間吟咏益苦故未老而髮白齒豁至死不輟筆其爲詩以陶汰爲工以冲淡爲則以婉惻悲涼爲致其企而之峻潔也若病渴者之思清冷其厭穠縟而引避也若見羸豕之負塗泥而紈袖之蒙糞土也故其詩清越無纖埃人病之爲郊寒島瘦不恤也觀其所長則旣與錢左司劉隨州伯仲矣孟貞

嘗謂余曰剝盡今人面皮斯成古人讀其集信然是役也校讎者于皇與治伯璣皆孟貞之論詩莫逆者也

宋荔裳北寺草序

有地之幽憂困辱不可一朝居者卒然以非分見罹此庸人之委頓志士之不平而達人之開導智慮者也地之幽憂困辱不可一朝居者莫若縲紲而文王之演易鄒陽之上書司馬子長之史記於是焉出昔人所嘗稱述不具論卽明與近事如李夢陽之三下吏盧柟之抵罪徐渭之械繫亦其亞也古今雖不侔皆能粲然以文辭自表暴若天之啓其衷而故幽憂之困辱之以發其不平而若人者身當其時跼天踏地旁皇悲吟泣數行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七

下及其事後脫然痛定晏處之日覆覽其蒙難之作未嘗不欲泣且歌慷慨大嘯呼以爲平生不及也然則非幽憂困辱之憊且久而終其身孰參逸豫蔽聰塞慮以泯然與鹿豕草芥同盡可不悲哉自吾好爲詩通籍而求當世搢紳同輩得一人焉曰宋荔裳旣讀其集數卷慕悅之不得見會入直西曹見荔裳非所大嗟異遂定交闈墻間因怪才人蒙難或矜氣迥俗如稽康或怨望失節不軌如范曄靈運其見收固宜荔裳恂儒者身曲謹下人文字交遊滿天下而以一亡命蜚語陷不測之網坐繫踰年度其喪志失業佗療難告語今觀歌中諸咏何其瓌而雅怨而不怒也賴天子聖明慈惠諸

法司明允其事本末得白而余適奉使粵西相與賦詩
別因論次之以附古君子幽憂困辱之列俾有道者覽
焉

程周量詩序

余少喜文詞爲古詩歌聞天下之善是者求之惟恐後
自官京師以遊四方所交殆遍非徒其詞之癖也蓋將
與賢豪者游而最後得程君周量周量相值南州遂同
登嘯滕王閣後數年會于濟北雪深尺許劇飲過夜半
賦詩贈答交相勸勉有古風人之旨知其人篤實君子
也今年予在都下故人曹君顧庵宋君荔裳王君西樵
阮亭沈君繹堂相與連日夜爲文酒歡是時周量官兵
愚山先生文集卷四序

八

部職方郎於事稱劇未嘗不脫身與高會出其詩益騰
踔奮偉能能有光燄時以謂職方要地伺候者疊跡而
周量慎顰笑拒于請瞻然無毫髮私所嗜唯詩古文詞
先是官比部與阮亭同舍會齋宿郎署執卷論詩燭屢
跋不止旁吏皆私語曰兩公貴人也何刺刺如書生爲
客有挾一藝以來者輒爲稱引去則解裘衣之資其行
李予嘗歎文章爲道德之餘而近世驕吝成習文人相
輕遂爲篤論其人又類多跌宕不護細行今觀周量之
爲人如此不獨其詩可貴重而又勤懇自下屬所知爲
詮定且曰吾所與游衆矣如子之直諒殆不一二人爲
我序海日堂集願毋過許也昔陳思之才不肯定敬禮

之文余之不足取裁也審矣夫海涵濔百川沐日浴月走蛟龍而羅珍怪風雨雷霆象緯皆出其中而海固無爲也惟其器大以深故無不并包夫日浴於暘谷升於扶桑光采萬變而終古長新者是孰使之然哉君子之學大而有本積久而有曜其道一也周量家南海其有見於斯邪始周量舉於其鄉一出而冠南宮入禁苑忌者撫其瑕疵謂不當壓榜其擠而去之意不在周量也卒坐是左官浮沈郎署十餘年益刻意好古爲詩文以行遠或語及前事謝曰吾嚮者之文誠不足厭天下是藥石我也然則周量之所蓄又可知矣

曹氏一家言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九

澹齋先生出守新安之五年自輯其詩歌文辭合其三子之作爲曹氏一家言移書余曰吾疲於官而寄興於此也蓋將老焉余謂先生起家翰林天固以文人待之先生非獨以文辭見者也到郡之日修紫陽天都兩書院刻朱子小學數與賓僚士大夫講學歌詩而郡以無事余嘗叙其新都近草文章政事畧著於篇漢史稱良牧以經術飾吏治竊謂先生不愧斯語其子靖遠賓及冲谷油油然孝友也每有賦詠三人遞奏塤篪協而金石鳴也昔張載兄弟稱三張陸惠曉之子稱三陸以今視昔殆相伯仲而先生之爲詩文不事鈞棘掀髯檠檠揮翰成風有足樂者徽故大郡也古稱膏腴地兵興以

來素封巨賈皆挾貲走四方闐闐空虛村落彫敝而實
去名存供億支吾吏嘗救過不給復何文墨之暇爲而
公於是時張弛文武修舉缺墜常殲孽饒諸山數十年
逋誅之寇爲未雨綢繆之計可謂勞矣又能從容寬綽
與三子肆力於文辭豈不遠出於人哉夫家挾倚頓之
富不若藏名山之書歲有九遷之官不如成一家之言
子桓氏之論文也以爲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文章爲不朽盛事傳之無窮而人多不彊力忽焉與萬
物遷化誠爲大痛士大夫能自樹立以庶幾傳遠而無
爲子桓所痛則亦豪矣復何外物之足動其心哉

沈鏡天詩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十

往讀唐諸家詩怪劉脊虛詩甚工所傳僅十四首歎其
易盡鍾伯敬謂其高自位置選而後作不聽人選又竊
疑其言近隘非脊虛指也夫人挾其才力鏤繪萬物揚
厲風騷卽亡取雕蟲自矜亦何事剗削太盡哉或作者
篇什頗富選者缺焉存什一於千百或藏之名山子孫
失守或盜發其籬篲災於水火而滅沒於殘編斷碣之
間者不可一二數也詩之傳不傳蓋有幸不幸焉安知
脊虛之不多見者非其遇使然邪崔信明生平苦吟蓄
有衆篇鄭世翼遇之江中索覽未終投諸水而去余嘗
恨其妒才忤物然世翼卒坐怨謗流死嶺州不傳其詩
信明雖見摧抑其詩尚有存者至楓落吳江冷則人人

傳誦之想見其餘惡在其多爲也沈子鏡天閉戶寡交游雅以詩自名少時湯司成霍林以通家子目異之已而序其詩多見稱賞擾攘諸生中數十年遭罹兵燹所著詩辭皆散軼意頗怏怏今收葺成一編曰搜餘數過余問序余惟司成之序詳矣讀是詩者惟致憾於兵燹之散軼耳序何以加焉然兵亂以來揭竿之子以書籍爲鎧甲且燕爲薪吾邑先達舊家所撰著諸書寫本皆爲煨燼其不得如沈子之存什一者衆矣且視崔信明所傳孰多邪序以復之亦猶慶斯集之不終軼也

馬季房詩序

於乎世之善詩而不傳者衆矣布衣苦吟不得志而死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七

身名俱沒尤可愍焉然名公鉅卿著書滿牀旋踵銷滅或反不如布衣之聲施者蓋不可勝數也以予所聞馬生季房廬陵之詩人也郡乘軼其姓名子詢之故老得遺草於其子天善吉水施倬長尤亟稱季房詩手寫百餘篇雖播遷楚粵出入鞍馬間未嘗不齎以自隨視其家所藏本增十之三四大抵清和秀善有吳越間風味五言古體上窺三謝髣髴其遺音如幽巖瘦石泉聲潺湲芳艸芊眠足人留賞嘗見劉殿撰孝則錦鱗集多與馬生往還詩極相推許又嘗屬侍御邢公物色徵辟及邢按部堅臥不見孝則高其行誼卒之日特爲表其墓以是益知其詩可貴也吉州兵火洊至諸先達文字蕩

然而所謂城西馬生者猶存遺艸爲之隳括刮磨拔其
菁英而其風流自此遠矣於乎馬生一布衣老死耳平
生知己貴人相繼零落莫恤其子孫所遺殘篇賸墨狼
藉莫爲愛惜亦豈知數十年後忽有江左施子爲之摩
娑終日留連三歎者乎孝則與季房酷愛金牛泉嘗月
夜攜鐙煮茗論詩欲構品泉亭其上卒不果子癸卯冬
濟泉作亭鐫石爲記而未獲聞其語恨記中不及載今
得其詩讀之如揖季房於亭中而與之言也彼雲月之
夜江楓沙鷺之間若有人焉幅巾野服戛然而長嘯者
非馬生也與非馬生也與

楚村詩集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

七

丘子慎清司法撫州之二年板其先人海石先生詩來
問序以予知海石最舊也嗟乎海石棄人間七年矣憶
其敦樸修謹恂恂君子人也今讀楚村集又如物磊
磊喉舌間嚼齧不下其自稱曰文嘗愛聲牙詩不喜選
體殆睥睨古今不肯與世儒文士相浮沆然則予向之
知海石皮相耳烏足以盡海石哉孟子言誦詩讀書不
可不知其人夫達者多懼詞悲者饒苦調俊邁者流逸
而多風靜深者高寒而孤寄任真自得者淡泊而容與
窮高極遠包舉衆家者淳涵怪幻風雨鬼神雜出而萬
變陶韋王孟李杜韓退之孟東野及蘇子瞻諸集皆望
而可辨其人者也海石外無崖特之行中懷礪砢之姿

其發之詩歌艱備廉厲使人隱然不可測者何哉詩爲性情之物而近世以之徇人雖復屬詞綴韻類古作者終與畫龍刻鵠等耳海石少壯崛起有盛名使及其年馳驟當世其才美必有所著見旣已偃蹇不售屈跡廣文彈琴咏歌殆將老焉會臺使推薦擢爲高要令其邑蓋予之所舊游山水清妙爲作詩贈其行而海石歎曰吾老矣安事躑躅嶺嶠爲遂引疾不赴是其負氣岸然豈復有尺組斗粟之營營哉士以氣爲主氣勝而其言從之此海石之所爲去人遠也

張虎別詩序

往在京師詣周給諫伯衡其詩中數及張虎別指謂余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

三

曰南隣君子人也習嬾不卽見心識其姓字後十年虎別分巡湖西而余爲分守到官之時虎別述職北首相見舟中明年南還又以裁官當去握手相勞苦未暇言詩會公事聯舟行數日見余詩輒和出所贈羅安成歸閩諸篇觸事屬情悠然可誦因語虎別故久於此者何良賈之善藏也於是始出其生平之作屬余定之且謂少年盛氣喜事舊多涉獵年長摧頽作不勝輟嘗南遊武林湖上丘壑窮搜極攬西登華嶽之巔見太乙諸山如髻黃河如杯自幸此生壯遊篇什稍多中更世故無同調者又往往而廢今得見詩人意勃不可已又將別去固不恨去官而重別我良友爲我叙之以識吾兩人

之雅終不敢輕示人虎別又善琴而口不言壁有囊琴
強爲我鼓其音泠泠然余旣見虎別歲餘始得其槩若
此則余之知虎別亦末矣而其詩清真簡遠如倚孤松
憑蒼崖與高人衲子坐語聞殘鐘幽澗之聲出林間也
君殆以自怡不求人知余復區區於此者亦歎知君之
晚別去之速爲恨也

西江游艸序

桐城方爾止以詩名三十年而別余不相見者垂二十
年始一聚於秦淮酒樓酒罷復別去至是有西江之遊
所適皆賢主人歲暮歸自贛過臨江留十餘日出所爲
西江遊艸屬序予受而讀之匪獨其詩工也西江之時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古

地人事槩見於斯矣夫時有古今風有正變體雖則古
言必由衷近之論詩者惟尚聲調噲吟氣象軒朗取官
制典故圖經勝蹟綴輯爲工稍涉情語訾以降格於是
前可移後甲可贈乙郭郭雖雄中實弊陋譬猶村童觀
劇但取華冠彩服攬金撾鼓作轟雷裂石之聲目爲上
調而賞音之士如吳越聞善歌者於江清月白羣籟俱
靜時哀絃細管按拍成聲或疾或徐哀樂涕笑各極聽
之者不自知其所由然是之謂能移人情爾止爲詩多
主此論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可引用輿會所屬衝
口成篇故其詩欵曲如話真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
無補綴之痕而豫章當凋瘵之餘師行絡繹供億煩苦

故憫時事則愀愴傷心叙羈愁則鬱紆永歎登臨則望古而悽惻交遊則慕義而纏綿後之觀者必有感於斯言予尤怪世人多薄視香山而爾止酷好之輒以爲爾止病今試取香山詩沈吟三復清真坦率飄然欲仙卽其雜文短記杼柚已懷寓目流連愁疾自解不煩藥石豈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嗟乎此固未易爲耳食者言也爾止有龔山全集數十卷此後每歲出遊詩必成帙故有北遊魯遊諸刻予特叙其西江遊艸云

王山長集序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

序

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間有負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沈頓於手版簿領之間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俛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游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伎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顛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嘗與予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

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杳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纍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墮谷，河海倒流，若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沈洋無範，曼衍以窮年，始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沈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 序

六

顧赤方詩序

詩之工者，作者或不自知，有非學所能至，而非空疏不學者所能倖也。夫詩之爲道大矣，惟雄才大力，博物閎覽之人，然後能振奮自拔於儕俗中。韓愈氏稱氣猶水也，言浮物也。水之積者厚，則爲江；爲河，蛟龍鱗介之屬出沒其中，莫窺其涯，淩氣之積者厚，則大言小言，環異變化，激爲雷霆風雨之狀，駭聽惑視，不可方物。故苟其未至，雖賁育之勇，無所施力及其已至，則安坐拱手，舉泰山如鴻毛，覆滄海如杯水，其所積者然也。余始聞顧赤方而未識其人，一日自楚蘄抱其詩直詣門，曰：非公誰序者？余特異之，與之見，恍爽駘蕩，其書累寸，未易卒

業簿書稍閒則又時取讀之蓋信乎其可以豪矣夫詩之有出於人必其不盡於詩者也其人之不盡於詩者其詩又無乎不盡者也顧子樂府五七言古體排律賦博雄悍上之原本李杜下之長吉樂天義山以及子瞻放翁旁見側出無所不有往往於時人近事一言一笑刻畫如生嘗飲酣四顧振衣昂首自謂不讓古人客或詫以爲狂及其造興授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頓挫激昂不假琢磨雖號稱工詩者見其便給又啞啞叱咤未嘗不驚其言若河漢也赤方機警性成今總憲龔公嘗識之總角中旣長益博覽強記諸子百家仙釋諸書無不流覽勤蒐以贍其才力故其詩如此有駭其太

愚山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七

肆而未純者赤方則掉頭不顧曰君知言哉子姑爲楚歌放言洗洋以適吾志焉



